

书人书事

书信中的戴镛龄先生

诞辰 100 周年
纪念戴镛龄先生

文 区 铁



作者与戴镛龄先生(右)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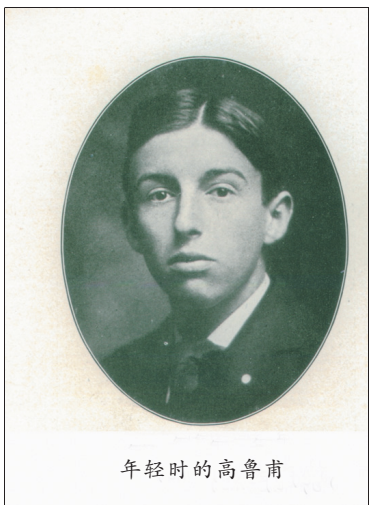
戴镛龄先生假如还健在,就是百岁老人。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只能以追思会的形式来纪念戴先生诞辰 100 周年了。

作为学者、教授,其人生轨迹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留下的文字,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是也。比起规范严谨的学术论著来,书信文字其实在不经意间更能显出人的本色。

戴先生基本上生活在前网络时代,信息交流主要依靠书信来往。有意思的是,他在日常生活中和在写给我的信里多次引用清代诗人吴梅村的诗句:“不好诤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他写的信确实不多,已经发表的也只有写给我的一封长信。当时戴先生已经去世,王宗炎先生在编辑《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 年第 4 期下册(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专刊)时觉得应该有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学科奠基人戴镛龄先生的文字,应王宗炎先生之约,我提供了这封信,加了注释,经他审读后以《已故戴镛龄先生谈外国文学和外语教育的一封信》为题发表。

高鲁甫与康乐园的园林规划

人文报道



年轻时的高鲁甫

文 李 少 真

时的校园,由美国建筑师茂飞设计的第一批建筑物刚刚竣工,当时校园看上去是光秃秃的。校方安排高鲁甫到岭南大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划校区园林。

中国传统书院或建在山林之中以避市井尘嚣,或置于闹市之中以图行走方便。后者往往更常见。20 世纪初的国立大学便多建在市区,校园面积普遍较小,且不甚注重校园环境。而传教士追求的大学模式却是“大学社区”,很注重校园的园林化,与我国传统书院大相径庭。从高鲁甫对康乐园校区的园林规划亦可见一斑,其设计有几何图案的广场花园,精心布置的草坪绿地,道路中心立有花坛等,尺度适宜,层次分明。

在生活区设计中,大面积草坪,植树树木,湖泊水面同样成为不可或缺的元素。而这样一个绿草如茵、木幽水秀的优美环境,无疑可以方便师生间的感情交流学术思考,更能维系学生对母校的美好回忆和深厚感情。

如今,康乐园里处处树木氤氲,枝叶扶苏,绿草坪两旁的榕荫引发多少诗情暇思,教学楼前的凤凰树如火如荼,芳菲年年。这一切都跟高鲁甫这个名字有关。自他到校后不久,便进行了系统的植树活动。种上了李树、榕树、荔枝、樟树等树种,为校园增色不少;他还从夏威夷引进了木瓜,在校园内种植;他亲自与美国农业部一起考察,建立起柑橘水果引进站,并从站里引进种子直接播种在康乐校园里。引进的木瓜在广东大受欢迎,被称为岭南木瓜。

他还专门从国外引进了荷斯坦与吐根堡等良种奶牛,在校园建立起规范的奶牛场,使之成为学生农学实践以及岭大教师牛奶饮用供应的场所。

高鲁甫还是近代广东农学的开拓者,对近代广东农学做出了重大贡献。1916 年,高鲁甫任岭南学堂农学部主任,此时,农学正成为学校里与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四组课程之一。农学在他那个时代堪称热门学科,当时享誉盛名的先施公司和永安百货公司老板的儿子均是高鲁甫的学生。他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农学专家。

在华期间,高鲁甫奔走岭南以及南中国

沫若提到“司春女神”,戴先生在给我的信里说:“希腊罗马未闻司春女神。希腊的 Persephone(罗马作 Proserpina)被 Pluto 劫入下界,只春天及夏天回到人间,又为谷物的神,司生长,可作司春女神看,但古人作品中不将其作司春女神而加以歌颂。希腊 Adonis 代表青春,却为男性美少年。英国 May Day(实为春节,因英国春天迟到)的 May Day Queen 倒是真正司春女神的象征。记得文艺复兴时一幅名画 Printemps(春天)中全为一群跳舞的女性,惜手头书散失,记不起作者是否为 Titiano”。

我常常惊叹为什么这些前辈的记忆力那么强。(在这方面陈寅恪先生也有轶事。)后来在戴先生家里看到一副集句联:“旧书不厌百回读,明月自照千家壑。”联想起先生在 1987 年 5 月 30 日在信中教导我“对柏拉图应深入精读,有所领悟”,才明白超强的记忆只是“薄发”,背后的“厚积”就是“深入精读,有所领悟”,“不厌百回读”。先生对我讲过一段发生在他的同辈人中的文坛逸事:某公自称读书破万卷,洋洋然有大师之风。一日,有人效武林打擂事,携来书籍数册,约此公专门切磋此数册书。某公心虚,期期艾艾,终托词而遁。这件事我写入了随笔《旧书明月伴吾师》。

对于和书有关的人,戴先生书信中有褒有贬,但贬之极少。他老人家在学界的口碑是“忠厚长者”。更多的是感叹“时序飞腾,疾于石火电光”,而书友凋零。1989 年我在剑桥大学做博士后,当年 1 月 7 日戴先生给我一封用英文写的信,有一段提到一个月之内北京大学杨周翰、王瑶、李贻祥和南京大学法语教授何如生离世。杨周翰先生为去西安看病(淋巴瘤),两度到了首都机场都坐不上去西安的飞机,只好乘火车去。到了西安火车站他已经筋疲力尽,要用担架把他抬去医院。过不几天就病逝了。字里行间,唏嘘不已。同年 8 月戴先生来信说:“世界各地不幸的事时有发生。我个人死去不少亲戚。老友中逝世的包括谢文炳及张月超等,令人不快。”

即使感到岁月催人老,戴先生仍然忘我的工作。在美国探亲期间还念念不忘所指导的博士生。他来信说:“XXX(该博士生)来信称,深大紧要他去上课,不得已暂去了。论文烦你过目,对他要严加督促,以竟全功。”“此论文内容会有人认为偏僻,各人有各人的趣味。”接着就邀请答辩委员事宜作了周到安排。

书信是人影剪。我保存着戴镛龄先生写给我的 21 封信和短简,并把它们复印了放在中山大学外语学院英诗研究所的书柜里,供年轻教师和学生研读。希望他们心目中 also 存留一点戴镛龄先生的影像。

戴先生仙逝后,师母把他的藏书全部捐给了中山大学图书馆。捐书之前师母让我挑一册作为纪念。我选了一部线装的《三台诗林正宗》,师母题了字。

各地,做了大量的植物资源调查,所从事的植物学研究工作具有很高水平,成果丰硕。1919 年,高鲁甫撰写的《岭南荔枝》论文荣获民国政府农林部甲等奖。1921 年,其撰写的《龙眼与荔枝》一书在纽约出版,之后获得重印十余次。高鲁甫还将荔枝推广至美国,1935 年,夏威夷州政府为感谢高鲁甫引种荔枝至夏威夷的贡献,特地从这年长成一株优良荔枝,经嫁接繁殖后,命名为“高鲁甫荔枝”。人们所熟悉的罗汉果,也是高鲁甫在广西桂林产桂北永福县山村发现的。当时,罗汉果还没有被科学界命名,是高鲁甫依土名为其正式命名。随后,他还对罗汉果进行了深入研究,与人合作完成了《广西的罗汉果》一书。

1915 年,高鲁甫在学校创办了一个植物标本室,将搜集到的植物制成标本,其随后成为当时中国收藏南方植物最丰富的标本室。1947 年,高鲁甫退休回到美国,准备撰写一本名为《植物手册》,记录世界植物资源和植物交流的专著。遗憾的是,《植物手册》未能最终完成。1954 年 12 月 4 日,高鲁甫去世,享年 70 岁。留下的是 50 篇(部)左右的研究著述和手稿。据记载,他去世后,美国的生物学家仍旧在编辑他那包括一万种植物的笔记。

高鲁甫从 1907 年来到岭南大学,直至 1941 年回国,整整 34 年。他热爱中国文化,来华的头三年,就学会了粤语,他的中文名字“高鲁甫”正是根据粤语发音而取的。他一生对友好好,善待中国人,是许多中国人的良师益友。1920 年,他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同学们和学生,为他在岭南大学校园里建了一个居所,称之为宾省校屋。宾省校屋位于马岗顶,现地址是东北区 317 号。高鲁甫在康乐校园生活和工作,度过了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光。

现南校区康乐园西北角教工住宅区的旁边,仍保留着一块墓地,过去称为岭南教会山,现在人们通常称之为中大墓地。墓地在校园内,可以说在国内是绝无仅有的。90 年代末期,有关部门曾来学校交涉,希望校方同意将墓地迁出校园,此事一直反映到省、市政府有关部门,墓地最终还是得以保留不动。

墓地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化,也见证了岭南大学的特殊一页。埋在墓地里的多为当时中外的知名人物,孙中山的外孙长眠于此,曾在岭南大学工作过的部分美籍教师也在此安葬,他们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全部归属于所服务的学校。据史料记载,从岭南大学创办的 1888 年起,到新中国成立 1949 年止,共有外籍教职员 234 名曾在岭大任过教,外籍教师最多时达四五十人。

孙中山先生生前对岭南大学非常关心和重视,曾三次莅临岭大。他将在岭大任职的洋人称之为“平等待我”,“助我迎头赶上世界”之民族,高鲁甫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张惠琳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

爱如种子 一路开花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三行情书活动纪实

采写 本报记者 官亮亮 陈炜杰

知道你喜歡薰衣草
我買了很多紫色種子
天荒地老,為你搭建另一個普羅旺斯
(by 李承霖)

海豚想與天使說話,可天太高
天使想與海豚說話,可海太深
我想與你說話,可路太遠
(TO 天堂的爷爷/by FLY)

春沙,夏荫,秋露痕
霜花,六棱,落地痕
三年更替 三年風景 於我心不忘
(尊師愛校 /by 包洵雨荷)

古老,是你百年智慧的沉淀
自由,是你思辨學風的影显
不求一世相守,四年有你足矣!
(尊師愛校/by 郭文若)

这几首优美的短情书作品,来自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下称“传播学院”)团委举办的“三行情书”活动作品选。“三行情书”来源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汉字协会为推广汉字教育而发起的一项诗歌体裁,先是风靡日本,随后通过网络被中国网民知晓。其实三行诗并不是日本人的原创,其历史十分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 700 年前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这种简练精致的诗歌形式,言短情长,或传递男女间的幽情婉转;或表达亲人师友间的真情感动;及睹万物以兴怀的情感思绪。难怪自 2010 年活动甫一问世,立刻在学子们心中引起热烈反响。

情书寄我心

2012 年 11 月的一天,2012 级管理学院陈建汉同学在经过篮球场边的宣传栏时,被上面的海报吸引住了。海报上,写的是深情的诗行,一律是简短的三句。

那是第三届“三行情书”活动的宣传海报。陈建汉那时第一次知道了“三行情书”。“2011 年的十强选手写得特别好,我被触动了。”陈建汉说,他正是因此决定参赛的。

“三行情书”活动的奖励规则是,30 强选手可以由专人送信,将“三行情书”送给指定的人。10 强选手的作品能被制作成专属个人的书签和明信片。

活动当天的现场设计让人耳目一新,有温馨柔和的灯光摊,在线互动的微博墙,现场气球放飞、把情书挂上许愿树……

一个女生在投稿处现场写诗,意外的是她写着写着,渐渐吸泣,乃至泣不成声。原来,这是一首写给已逝的亲人的情书:

“点点滴滴在心头,却不知怎样开口,每每回想,总热泪盈眶;
孙女已有出息,爷爷奶奶请安息!若有来生,必续未了缘!

跪谢恩情!”
参赛表上“地址与收件人”一栏,写的是:“已无法寄出……”

“我们不能帮作者寄达,便以团委的名义写了封信过去,后来还收到了她本人的感谢。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活动实现了它该有的意义——让参与的人能勇敢真挚地表达出内心深处的情感,即使不一定能传达给重要的人。”传播学院首届“三行情书”活动的负责人叶伟樱说。

三行情不尽

时间逝着,在这个世界漫无目的地兜圈,但不曾忘记你一直是我的原点。
生命科学学院的陈曼用情书抒发自己的思亲之情。

他本是东北老家念的本科,现在只身来到南方求学。头一次执着地走向远方,他不顾父母劝阻,还任性地不肯让他们送行,之后他才知道那段时间父母睡不好睡不好,终日为他忧心忡忡。“我觉得自己当时没有顾及父母的心情,很不应该。”他说写下情书是为了给那段往事留个注脚吧。

对于法学院熊崇普来说,跟高中舍友一起相处的点滴,是那样让人难忘。

“有一次给舍友过生日,我们在晚上将点上的蜡烛围成心状,给她唱我们的首歌《那些年》,唱‘那些年我们的友情’,大家抱在一起哭哭了,”她怀念地说,“每一个舍友的生日,都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日。”她用“三行情书”,献给了伴她度过那些美好时光的朋友——

不知晓将来会是谁在我左手的无名指上终生的羁绊,
而此时此刻我却深信不疑,

你就是陪我迈进神圣殿堂的贴心伴娘。

“三行情书”还吸引了许多老师参与。中大原党委书记李延保伉俪也兴致勃勃,化名“吕盛”参加了比赛,用诗歌表达相互间的深情。

一份爱,
一份承诺,
一辈子
——吕盛

吕,和“李”音相近;盛,是李书记夫人的姓。李书记特意将夫人的姓放前头,以示尊重女士。问起为什么用化名时,他们笑道:“因为不想影响学生评奖啊,用真名的话,怕被认出来。”

李延保书记记口授原稿,由书法绘画的夫人,把诗誊写上去,写得特别工整秀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回首几度春秋,爱已细水长流。

活动后,李延保书记收到了团委反馈的三行情书明信片等纪念品,十分喜欢,当即给传播学院捐出 2000 元。后来,这笔钱随着“三行情书”活动一起,辗转到了学院云南支教队手里,资助了一个云南当地的小男孩上学。

亦诗亦歌亦公益

公益,是“三行情书”活动的延伸。

2011 年,曹雪妹随中大研究生支教团到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支教,传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李庆双建议说,让“三行情书”活动办到云南去吧。那时,第二届“三行情书”活动尚在筹备,团委于是决定在中大和澄江县的部分中小学同步举办活动。

活动期间,云南支教团共收到来稿 200 多份。在阅读这些诗稿时,曹雪妹心中涌动着一股暖流。“他们写得很好。比如,这两首诗:‘望着他沧桑的脸/我能认识到我已不是孩子/因为他是我的老父亲(陈治)’;‘我们时常会遭遇着爱情的时差/相遇的时候不懂爱/懂爱的时候不相遇(李炫铭)’;我很惊讶,平时他们不爱讲话,很害羞,不擅长口头表达,没想到当他们拿起笔的时候,可以这么细腻地抒发感情。”

他们的作品被一同寄回广州。显然,这些来稿是一份惊喜。为此,工作人员特意在云南的 200 余份作品中独立评出十强作品,做成书签和明信片。

收到书签时,孩子们很惊喜。曹雪妹说:“我告诉他们这些是大大二二的师兄师姐给他们挑选、设计制成的。他们很惊讶。我说等你们上了大学也会学到这些,大学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些乡下孩子的观念世界里原本没有大学的概念,但这样的活动却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其实与外面的世界很接近。”

澄江县是高原上的山区,秋冬时很冷,有的孩子竟然还是穿凉鞋,手脚冻得很肿大,住校的学生棉被也不够用。支教团就用义卖的钱买了崭新的被絮给他们,希望能带给他们温暖。

今年年初,传播学院团委向学院和学校相关部门提交了一份“三行情书林”倡议书,希望在东校区开辟一片树林,为每棵树上挂一块印有“三行情书”的牌子,成为独特的“三行情书公益林”,为美丽校园添加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这在全国高校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设想一下 20 年后你回到母校,看到这些当年的作品,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2012 届传播学院团委副书记邹力说。

爱的教育

“三行情书”活动至今已举办三届,收集了 5000 多封师生的作品,记录了无数点滴细小的感动和回忆。并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单校内外人士踊跃投稿,新闻媒体也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报道。

或许当下的文化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日益疏离,同学们对书信生疏了,对诗歌生疏了,甚至生活中大部分交流形式都被互联网的快餐文字替代。而“三行情书”却能唤醒同学们对纯真感情的向往,发掘出那深藏心底的诗意和温暖。

“这个活动培育了大学生的情感,是一种‘爱的教育’。我认为大学的育人功能主要在三个方面——对学生专业知识的传授、精神的塑造以及情感的培育。光传授知识是不够的,学生还要有精神气质,更要有对母校、对社会、对世界、对身边的每一个事物的爱。”李庆双说。

其实,李副书记自己就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不仅经常创作“三行情书”,还请学生选出佳作制成成书,赠人留念。

“在故乡,我们向往远方/在远方,我们回望故乡/在故乡和远方之间,我们走完一生的时光。”短短数语包含着他对人生的思索,对故乡的深情。

“三行情书”流行,是因为它门槛低、可参与、主题可以引起普遍共鸣。现在大家对诗歌已经有些远离,觉得诗歌表达需要专业功底,而这个活动告诉我们,诗歌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用非常简短的形式表达情感。“传播学院副院长张志安说,一方面,“三行情书”借助微博的形式发动、传播,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另一方面,感情可以触动所有人的内心世界,人人都对感情的敏锐体察和感悟,因而它是普遍、共通的。

对于“三行情书”的未来,李庆双副书记还有很多构想。

“我们还可以跟诗歌爱好者、跟相关的协会社团合作,在东校区举行大型的露天诗歌音乐朗诵会,藉此培养一种诗意的校园文化。类似地,就可以把“三行情书”这样一个原本单一的活动,延伸出更多的内涵。”

“一起在春天走过,结成秋的成果,在晴和的日子里,等待收获。”(by 李庆双)这首小诗或许无意中恰好成为校园“三行情书”的发展写照:

三年走来,爱如种子,一路开花。



受到捐赠的孩子们